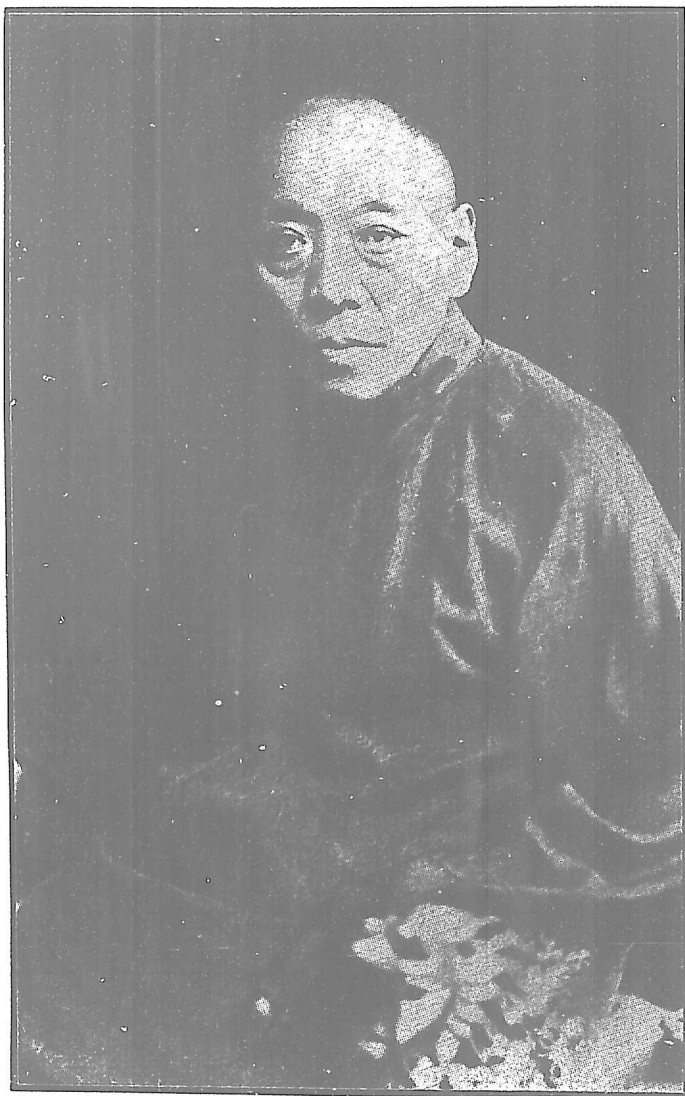


諾那上師
開傳示畧
錄

江孔殷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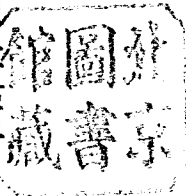


諾那呼圖克圖法象



重印諾那上師傳畧及開示錄序

吾粵佛學界，趨重密宗；既得東密，復求藏密。藏密有紅白黃三教，而紅教居首。紅教現在祖師，上承蓮花生大士嫡傳者，則金剛上師西康諾那呼圖克圖是。然則求法門龍象於今日，舍上師外，無第二人。粵中道侶知其然也，於是集議迎上師來粵弘法，爲南方佛化開新紀元。先浼吳潤江道長在京申述誠意，荷蒙許可，並奉面諭，以息災利民四字，名此法團。由衆推黎競庵道長擔任組織，舉汪通甫道長爲會長，趙士養道長副之；各界聞人，允任名譽會長，都數十人。旋推黎競庵梁少東兩道長晉京，代表迎駕。以佛曆癸酉冬初到京，候至今年



二月十二日，始由南京動程；越四日抵港，又九日抵省；駐錫白雲山能仁寺。月杪，閉關修息災利民法二十一日；出關後，爲諸弟子灌頂；從茲紅密法乳，流布南方，事至可喜！吾粵人士，以上師降臨，爲殊勝因緣；亟欲悉其生平，挹其言論。息災會特刊，原有上師傳畧諸作品，足供此項要求；黃君理健研道有年，樂善好施，爰發願重印上師傳畧及開示錄五千本，以廣流傳；蔚興印刷場主梁君，復慨然報効印工，助斯善舉。書成，謹綴數語，藉誌緣起。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

朱夢曇序於廣東省佛教會

西康昌都諾那呼圖克圖傳畧

是篇爲徐少凡居士原著，余曾據以編入息災會特刊；但年月多依羅傑居士所著諾那事畧補訂。迨印刷竟，會中得貝彌道長函言：「徐居士所撰傳畧，曾將其印刷本，面請上師印證，其事實容有不符處。緣該傳畧撰於四川，上師在川時，漢語未熟，故記者不能無誤；曾將其誤點更正。」爰據以刊誤，附入編末。現承黃君囑抄翻印，遂將誤點更正付刊，以便閱覽。馮重熙識

昌都地域之沿革

西康昌都·卽察木多·爲川康入藏要衝。瀾滄江流襟其內·雀爾山脈枕其外。南通滇瀾·東界川邊·西抵拉薩·北接青海。幅員三千餘里·人口約三百萬。清岳鍾琪經畧邊歲時·留軍數千駐該地·久成土著。與該地三十九族·同隸昌都治轄。清末趙爾豐改建西康行省·定爲府治·卽其地也。

上師之生地及族姓

諾那上師名成立嘉穆抄。以清同治四年乙丑五月十五日。誕於昌都城北大姓徐氏家。徐氏世爲漢族。族系蕃衍。多武官。有「徐半城」之諺。上師父母。信佛教。昆弟三人。上師其長也。生卽穎悟逾常兒。七歲時。恩達（縣名。趙所設。距昌都九十里。）屬境之類伍齊諾那寺吉忠活佛認爲金塘活佛十四世轉生。迎歸本寺。并報清蒙藏院有案。（類伍齊有三大寺。每寺有呼圖克圖一人。三寺喇嘛約千餘人。）卽出家成喇嘛矣。

上師受經學教及受位

上師既駐寺。七歲。受經。從堪布仁謙達去學羅漢道。九歲。從白教堪布扎喜約生學戒律。嗣後學密乘於噶爾馬墨止噶那。及不拉喜沃塞諸尊者。精修凡十有三年。淹貫各教諸經儀軌。（上師通黃教，但未拜過黃教師父。）始從紅教謙村王頗之弟子貝雅達頗尊者學大密法。（印度古稱紅教爲阿達洒馬雅。藏中紅教稱師爲類礪。卽菩薩乘意。黃教稱師曰捻土。卽聲

聞乘意。夙慧生知。睿勇精進。至二十三歲。密乘各宗大法均成就。二十四歲。卽紹紅教祖位。會同吉忠佛教掌政教。勵精圖治。卓著聲績。說法尤爲諸寺冠。全境宗仰。二十六歲。又朝白馬哥山。(白馬哥距昌都千里。爲蓮花佛道場。班禪所謂「人間淨土」者是。)造詣益深。不可測量矣。

上師之平匪及降伏黑教

康邊黑教。流傳甚古。頗具神通。行爲非法。其教由印度外道傳來。崇奉丹巴喜饒。(黑教之教主)某年。昌都邊境。發現黑教甲把。(卽匪之譯名)上師率兵往征。殊匪中皆黑教。能邪法。甚凶殘。不可制。上師調兵圍之。一面設壇修大忿怒金剛法。前後六年。盡降其衆。收其地。建釋迦蓮花佛諸寺。又度其徒皈依佛法者凡數百人。四境賴安。次年。又往征野番之不庭者。敗降之。獻捷清廷。優獎有加。

清末之邊亂及上師之立功與失敗

滿清末葉。綱紀廢弛。駐邊軍隊。多蹂躪邊人。自鳳大臣菲黨被戕後。康藏辦長事官。益關弱債事。拉薩達賴。漸受外人之侵畧與煽惑。乃藉朝貢遣使入京。覬清廷無能。遂萌異志。啓邊釁。清廷攝政王明詔削其封號。達賴益恨。謀獨立愈急。邊事益難收拾矣。清廷繼派趙爾豐。率新川軍入藏。趙以昌都爲川藏咽喉。駐節於是。上師以漢族關係。情殷內向。贊助供應。嚮導軍行。屢敗藏兵。而昌都一帶。賴以粗安。經趙奏保以昌都全境歸其管轄。晉位幾與班禪達賴等。以故川邊康藏一帶。皆知有昌都三呼圖矣。民國肇興。清廷遜位。邊人思想錮蔽。尙念前清。達賴借扶清爲名。竟宣布獨立。檄邊地各處。戕漢人及駐邊軍隊。上師旣爲達賴所深啣。益謀吞併。幸川政府以尹昌衡張毅相繼經畧邊事。恩威並用。暫得羈縻。至民四民五間。邊釁重開。乃與邊將彭日昇。共拒達賴兵於昌都。凡數十戰。時逾一年。卒因援絕不支。彭舉軍降達賴。上師見勢去。乃亡命走四方。復合番兵數千人。與江卡松朋大喇嘛。分途擊藏兵。上師奮勇追敵。至昌都瀾滄江被執。所部星散。而松朋亦因力竭。降達賴部噶里喇嘛麾下。藏兵入昌都。計焚燒紅教大寺凡五所。掠人畜財寶無算。松朋被罰出牛六百頭。幸松朋係黃教。素爲達賴所賞識。未蒙他害。其後松朋駐藏數年。於民十二間復殺

民國·今已入北平·充班禪參謀長。可謂知順逆之俊傑也。

上師之被毒及拘囚

上師既被執·由噶里速送拉薩·晤達賴·達賴數之曰·「爾爲喇嘛·何屢稱兵犯順·荼毒生靈。」上師答曰「我喇嘛·你亦喇嘛。我以窮蹙·敗爲汝虜。殺卽殺耳·何多言。」達賴知爲金塘再世之呼圖克圖·未敢戕害。是時達賴有參謀吉青納·（英國人）爲上師緩頰·并勸降。且請學法·稱弟子。上師答曰「我降豈待今日。事已至此·知念六字大明而已·餘無所知。」吉慚而退。次日·達賴卽命人以毒藥進。（西藏有野人所修密法毒藥。服之·令人不出三日必死。）上師明知·亦安受飲之·以密法力制毒不發。如是者三次·不死。旋宣告無期徒刑·上師因此入地窖矣。此民國七年五月間事也。

上師脫險至廓爾喀

上師既陷囹圄·拘禁地窖·純黑無光。日惟糲粗糲飲食二次。眠食便利·悉於窖內。自知孽

障因緣。卽亦不苦不恐。專念蓮花佛經咒。勇猛精進。繫心一境。幸無煩擾。約數年之久。忽一日紅光煥發。有人謂之曰。「汝以手掘壁泥。當得出。」上師遵教掘壁。不知若干時。忽一時。撥開一洞。獲觀外間。星光滿天。正夜闌也。乃急匍匐出。未遠。忽有流彈飛來。乃戍卒夜巡所發者。上師潛伏不動。未爲所見。得以從容逸去。又念晝行。必爲人見。因髮長丈餘。服已敝壞。不易匿。被執將無幸。乃決晝伏夜行。過七日後。乃敢晝行。乞食鄉野。計至此。已在札什倫布西若干里。脫險已遠矣。復西行。途遇一喇嘛。願作伴乞食。同至廓爾喀。詭言遊歷印度者。適廓王之女求醫。上師爲修法得愈。廓王始簽遊印護照。贖以七百元。並派侍者相隨。同至印度。時在十二年九月。

上師遊印度及還中國

上師入印度。禮佛蹟。接觸帝國主義之侵畧現象。深感世間之不平等不自由。及晤聖雄甘地。(印度人呼爲鼓音大王)挹其言論風采。又復痛念祖國。乃給廓王所遣侍者使他往。亟買輪東返。經暹羅、西貢、香港、達上海。赴北京。時十三年三月也。

上師謁段執政

上師既到北京。以言語隔閡。形服殊異。無人敬禮。至總統府求見時。段合肥當國。號執政。衛士未諭其言。不與通。時陸軍部諮議川人李玄自內出。見一人踞地喧鬧。始問之。上師畧諳川語。李玄知爲喇嘛。乃入言於段。段命駐雍和宮。上師言此來係陳邊事。非喇嘛化緣者。李乃爲疎通。段詳詢經過事實。查與蒙藏院存案悉符。段大歎服。以千元爲供養。而特指駐地。是年適班禪活佛爲達賴遁走。由蒙入京。上師至此。始見康藏同志。樂何如也。

上師入川

川康督辦劉甫澄氏之駐京代表李公度。素喜佛法。志樂密乘。因謁班禪之便。訪上師談論極洽。而川中正隆佛法。始勸之入川。函劉得同意。又得北京同鄉諸人勸請入川修法。且共商收邊。上師欣允。商班禪。賈經籍。同李氏於十五年十二月入川至渝。

上師在渝修法祈禱

上師在渝·謁當道·陳邊事·極承當道欽仰·咸願贊助。惟中國是時·南北尙相對峙·川中軍事頻繁·多頭政治·何暇言邊。須中國統一·川局統一·邊事始能進行。請上師修法·祈禱川局和平。內戰可弭·奠康庶有希望。上師然其言·乃修金剛法於浮圖閣。三日後·卽預言。「本年川中豐稔·兵革不興。」其言皆驗·人始驚爲神異。十六年·川中謠諑頻興。或言大刀兵現·或言大旱·重慶各界·感懍恐不可終日。乃聯合地方法團·及各界人士·公請上師再修川康祈禱法會·以求和平。上師言。「爲兩省祈禱·乃我至願。惟須大密宗大密法。此法中國只元朝時北京曾修一次·餘均未見未聞。諸君能虔誠大捨·我亦願盡平生所學最高秘法·以回向兩省。」乃定造蓮師像十萬尊·建大塔三座·造大像三尊。上師個人誦經一百三十日。計自十六年十二月修法起·至次年四月竟功。一切密教事相·如塑像繪畫雕刻微妙供養等·無不精密·皆其一人手作而口說之。非身具勝智神通者·何能辦此。

上師之傳法及判教

上師以轉世之呼圖克圖。自幼出家。遍學紅白黃諸教。神通特著。所授密法。爲從來內地所未見未聞。而淪中學佛者與佛教徒。暨各界信士。求開示。求傳法。求治病。求問吉凶者。日必數十人。或數百人。上師初定每逢二八日接見。不收供養。後竟日日接見。至暮不息。其傳法。先開示「人生世界。皆由業感。故日日皆在苦中。我佛觀苦起悲。乃以證得之真理正教。留度有情。凡學佛者。必須先明經典教理。後詳行證方法。藏中學者。大都先學顯教十二年。密教十二年。行解相應後。始學紅教大密宗。覺道次第。法應爾爾。我蓮花生大士。爲印度尊者。受學阿難。爲第九佛。未般涅槃。至今尙在。其後龍樹上承金剛薩埵。代有傳授。由唐時入藏。承傳至今。皆菩薩乘教。非聲聞教。至宗喀巴先入紅教。觀機大小。提倡戒律。編制經論。始爲黃教。其後因教中關係。與前清皇家關係。(有清一代。對於黃教。敬禮隆重。)故至今康藏黃教特強。至於佛法大海。多係隨機設教。方便度生。茲舉三義。以代表藏中紅白黃三派教義焉。(一)先度自己。後度他人者。爲黃教。(二)自他同時度者

· 爲白教。(三)先度他人完全無我者。爲紅教。(卽與彌陀願王「有一衆生不度。我誓不取正覺。」同意)又言「黃教以釋迦爲主。其學法次第。先人天乘。次下士。次中士。次上士。宗喀巴朗忍(覺道次第)屬之。規矩準繩。絲毫不苟。誠穩妥也。爲全漸教。白教阿底峽尊者。提倡戒度。以文殊爲主。亦有甚多經論。此派不大昌明。藏中學者較少。爲半漸半頓教。紅教以蓮花佛爲主。以不退菩提心爲第一重戒。(按無畏禪要載十重戒。首卽「不退菩提心方成佛故。」云云。可以參證。)全由心量。不拘形式。及出家在家之別。果係上根利器。一聞千悟。或經教深通之機。能自信得及。念念度生。決定真切。或善根深厚。志樂大乘者。則因真果正。萬善齊資。三業清淨。大戒已全。戒條無屬。所謂頓教中頓教。如中國淨土宗。一句彌陀攝法無量然。」又謂「佛法全部。包蘊各乘。大率以人天道爲本始。羅漢道爲枝幹。菩薩道爲花。佛道爲果。本枝花果。階段雖殊。要以因地發心爲最關緊要。故學佛條件。首重多聞。由聞而思。由思而修。無量法門。均當廣學。假使無人天乘。則無根本。無聲聞乘。則無基礎。無菩薩乘。密乘。則無成佛。漢地法華經言。「心佛衆生。是三無差別」。又他經言。「因地不真。果招紆曲。」者是也。」又謂「康藏紅黃諸教。大抵紅教爲最無上之密宗。

·故主超越。黃教係中密宗而兼顯教。故重次第。在印度當時。原無此種區別也。不過紅教重在發心。黃教希求取證。各涵至理。均屬方便中之各一方面。後世人心遞降。評論漸紛。我紅教人。竟因種種關係。爲其他教派斥爲搬演神通。不守戒律等等。此皆捉影之談。最足滋人疑誤。須知佛說「三界唯心。諸法如幻。空苦無我。法性真如。」最堪警省。我輩學佛。亟應如佛以大菩提心爲因。以大悲爲本。以無所得爲方便。無住爲涅槃。以弘法利生盡未來際爲使命。歷萬死。經萬劫。此志不渝。其他橫逆之加。無端之毀。固了無關係焉。再譬言之。黃教如十三層浮屠之下九層。紅教如最上之四層。無下九層。則上四層必傾覆。然世固有只建九層浮屠者。固無須乎上四層。如欲建造十三層金剛大浮屠。則決不能捨棄下九層。而徒營上四層。是故紅教大密宗之學者。對黃教一切學者。均極尊重護持。從無詆毀之行。謾語之加者。真可思矣。又謂學佛之人。尊重戒律。固不成問題。然戒爲專藏。印度通學。三聚七衆。總別等差。戒相至繁。各爲規範。茲假方便。設譬以明。人天之戒。如土胚物。二乘之戒。如附彩色。以上二端。難持易犯。穿漏毀缺。非假懺淨。不易完全。大乘佛乘。爲增上戒。如施髹漆。土胚彩色。均得堅固。誠以發心廣大。嚴土度生。福德功德。無邊

無量。一切行儀·莫不根於大悲·因于菩提·竟于方便。固不似二乘各戒之難持易失也。爾諸學者·應各發心·隨宜修學。不過佛法至深·傳承各別。凡我學者·幸毋誤會。須知三界有情·無邊無量。發大心者大成·發小心者小成。不發菩提心·或發心不真·與不究竟者·皆凡夫也。『說三皈依法十餘次·學者約千餘人。傳觀想咒語百餘次·學者約萬餘人。傳彌陀大法數次。學者約五百餘人。傳大灌頂法一次·學者約二百五十餘人。說密乘戒多次·諄諄勸發菩提心。以不殺生爲第一義·以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爲教條。平居對於諸弟子言行·時加糾正。往往談笑間·深刺隱微。又謂『世法卽佛法。而與子言孝·與父言慈·與夫言義·與妻言順。』語至平常·意極精卓。故人人樂就·團坐笑語·油油然不忍捨去。師之室中·竟無時不有弟子侍坐矣。

(注一)蒙藏西康等地·凡出家修密宗者·稱爲喇嘛。與東密稱阿闍黎相似。(阿闍黎之稱·顯教·藏密·亦用之。)喇嘛之義·爲諸佛之心·衆生之母。阿闍黎則軌範師也。藏密有四皈依·皈依喇嘛·先於佛法僧。蓋須得喇嘛心傳·方能入無上金剛乘故。其喇嘛首領掌政教權者·元明封爲大喇嘛·清康熙改封呼圖克圖·卽活佛之義。清制大呼圖克圖·凡

十有六。蒙、藏、西康、甘肅。各占其四。而諸那呼圖克圖者。以所主之寺稱之。西康呼圖克圖四人。以大、二、三、四、排行。諸那第三。常稱三大呼圖克圖。今所存者。惟此之七世身。現供職京師蒙藏委員會者是也。（十八年四月入京）凡大呼圖克圖能自由轉生者。曰瑚畢勒罕。前藏之達賴。後藏之班禪。蒙古之哲布尊丹巴。皆其例也。

（注二）蓮花生大士。於釋迦牟尼佛涅槃後八年。在西印度海中蓮花中化生。是合阿彌陀佛之身。千手觀音菩薩之口。釋迦牟尼佛及一切佛之心。而成爲諸佛菩薩三密之金剛應化身。國王唵渣布德抱歸。立爲太子。以女文昌媽妻之。迨禪以王位。具有輪王七寶之瑞。已而令國人更立新主。去之捨維差爾。（在菩提塲東南）修道成佛。文昌媽則成佛母。大士在印。弘揚顯密二教。凡八百餘年。入尼泊爾。殆又百年。應機普度。旋應聘入西藏。傳密教。所譯經典。請藏王迎印度喇嘛五百人（案卽龍樹一派）來藏印證無訛。其後賈唐恩巴修祖師入印學密。所譯經典。與傳自大士者前後印證。如出一轍。大士在藏十三年。悲心廣運。周遊藏康。摧服諸魔。以應化因緣已了。乃於後藏貢塘山巔跨馬凌空而去。諸那上師。蓋卽大士第廿五代之嫡嗣。大士嘗師事阿難尊者。上溯釋尊。亦復同一系統也。（所注採自羅著。）

諾那呼圖克圖傳畧

金剛上師諾那呼圖克圖開示錄

貝嘛把藏庵紀錄

博羅馮重熙摘編

是篇爲貝嘛道長平日對 上師及道侶質疑所得，筆錄油印，遍視同門；以爲謙之懷，表就正之旨。弘清執師兄奉惠一冊，度息災會中；同人莊誦之餘，喜爲法界瓊寶；委予摘抄，編入本會特刊。予與仲弟達庵，悉心斟酌；凡認爲稍緩公布者，皆暫從闕。間有添加按語，用資芻獻。茲因翻印，改識其緣起如右。 編者識

問一：修顯教與修密宗，其功德有無大小差別？

答：軒輊顯密，爲宗教根本大戒。修顯教與密宗，不過由淺入深；功德本無差別。如康藏行者，須先修顯教十二年以上，將顯教經典研究明瞭後，再進而修密。例如顯教誦佛號，密宗持咒語；其佛號與咒語功德，并無大小之別。其不同之點，則在行者所發菩提心之大小

，功德亦因有大小之不同耳。蓋顯教行者；有修小乘法，願自身成道；或修大乘法，願自得道後，乘願再來普度衆生者。其菩提心小，故功德亦小。密宗行者，則願將自身所有功德，均普施於衆生。十方衆生一切災難痛苦等等業障，均歸我代爲懺受。苦爲衆生苦，病爲衆生病；祇要衆生都成佛，我願入地獄代衆生受苦；視成佛與入地獄爲平等平等；一切均爲衆生，不爲自身。其所發之菩提心大，故功德亦大。眞言行者，能於差別中解無差別意，於無差別中解有差別意；則事事圓融，善達眞言體相矣。

紀者案：上師此種無上開示，恐易誤會。修行本爲求自成佛，安有自願入地獄者。要知自願入地獄，與自墮入地獄不同；如觀音菩薩地藏菩薩之入地獄度衆生，並非爲業障驅使而墮落也。總之心淨土淨，心穢土穢；視成佛與入地獄平等者，殆佛心之境界歟！

謹案：此節所言功德，係屬權詞。「功德本無差別，」乃指當來成果言之。若致果方法，顯密二教，殊有日劫相倍之分；觀下文第六答可知。「誦佛號與持咒語功德無別，」似亦權詞。蓋誦佛號，全仗他力；持咒，則兼具自力；參觀第二答與十三答便明。若推及佛號從第六識入，呪語從第八識入，其義益顯。

問二：修西方淨土，如顯密兼修，有無妨礙？

答：顯密之理，本爲圓通無礙。一般居士，對於顯密經典未經澈底研究者，往往各執一是，互相詆毀。修密宗者，笑修顯教人，祇知拜佛誦經，未聞卽生證佛大道；視爲可憐之人。修顯教者，罵修密宗人，不講戒律；視爲地獄種子。此種偏見。恰如將整串念珠，截爲兩分。此分爲修顯者所用，彼分爲修密者所用，比喻相同。不知此整串念珠，修顯教者可用，修密宗者亦可用。如硬將整串截爲兩段；則修顯者不適用！修密者亦不適用！豈非可惜之至哉！修西方淨土，如顯密兼修，往往最有把握！蓋顯教法門，發願往生，命終求佛接引；如不蒙接引，卽不能往生；若顯密雙修，則一面求佛接引，一面以自力往生。命終時，能照彌陀大法觀想自力往生，則無須賴佛力接引。如平時修持未熟，臨終神志昏迷，不能自力往生；卽一心求佛接引，又可願佛力往生。猶之磁鐵相逢，立相吸引；所謂萬修萬人去也！修西方淨土者，顯密兼修，最爲有功！

問三：修西方淨土，與修其他佛土，有無難易之別？

答：諸佛功德，均爲相等；唯阿彌陀佛，誓願最爲特別。觀世音菩薩，菩提心最大。修西方淨土者，除弑父母師父，大逆不道；與已皈依三寶，或四寶，忽又叛教改修外道毀謗正法者；其罪業太重，阿彌陀佛不能救度外；其餘縱屬十惡，祇要一心求佛，便能接引。觀世音菩薩誓願：爲「我一切功德，均普施衆生；衆生一切業苦，均歸我代受。衆生不成佛，我不成佛；衆生都成佛；我方成佛。」凡求子，求財，求權，求福，求壽，求解除疾苦危難，求往生，以及一切所求，無不如願成就。故修佛者，任修何佛爲本尊，均須兼修淨土。因其他佛土，多賴自力；須証至二地以上菩薩果位，方可隨願自在往生。修西方淨土者，或多賴佛力，少賴自力；或少賴佛力，多賴自力；祇要一心求佛！縱具縛凡夫，亦可蒙佛接引，帶業往生。如行者誓願往生毘盧遮那佛土，（卽中央金剛）或金剛薩埵佛土；（卽東方金剛）若自力不能往生，可先往生西方淨土後，阿彌陀佛再照行者誓願，以佛力轉送於願生之佛土。行者兼修淨土，賴佛力爲階梯！任何佛土，亦易往生！如不賴佛力，專仗

自力！任何佛土，亦難往生！

問四：顯教法門，修西方淨土者，照彌陀經所說，須念佛念到一心不亂，方可決定往生；但一般居士，世務憧憧，終日奔走衣食不暇；且人命無常，口氣不來，便成隔世；倘忽得急病，尙未能到一心不亂程度；不知命終時，亦可往生否？

答：修淨土以信願行三字爲主。願字是否懇切，尤爲能往生與否之緊要關鍵！，祇要汝一心願去；雖功德淺點，亦可往生。如誓願不堅，往生不切；雖功德甚大，亦未必能往生。我講個譬喻汝聽：阿彌陀佛慈悲願力，譬爲一大圓圈。行者之心，譬爲一束堅牢長繩，繩端還要繫一鈎子。將此鈎確確實實鈎住大圓圈，不使活脫；則臨終時，無論何人，佛力一吸，便蒙接引往生。如行者之心，雖爲一束長繩；但繩不堅牢，或繩端無鈎，鈎不住大圓圈；縱功德最大，亦恐未能往生。總之阿彌陀佛大慈大悲，平等接引衆生：汝能往生與否，祇看汝是真願意去與否爲斷！！

問五：命終時，應如何發願，方可決定往生？

答：顯教行者。臨命終時，對於一切世務，不管他不理他，亦不問自身四大分離痛苦不痛苦；（平時念佛精進者命終時無痛苦）萬緣放下，一絲不掛；將此心團結爲一，不使散亂！一心觀想彌陀，求佛接引！如平時失足落海，求人援救；又如頭髮着火，撲救頭燃；更要有堅固往生之自信力！我自信一定能往生！一定能蒙佛接引！果能如此發願，無論何人，一定往生。如稍存恐怕自己功德不大，不能蒙佛接引之猶豫心懷疑心；則一念之差，心力散亂，不能往生矣！單簡言之！心力比任何力爲大！能將心力團聚爲一，則西方淨土，雖相距十萬億佛土，一念卽是！又學佛恰如打仗；決心不堅確者，往往功敗垂成。決心堅定，不願成敗者，終獲最後勝利。命終之頃，正如打仗者判分勝負最後五分鐘之有決心與無決心耳！

問六：顯教修行，須經三大阿僧祇劫，方能成佛；密宗行者，何以能

卽生證佛？

答：密宗能卽生証佛之理，譬之一個極堅固塞口之玻璃瓶。佛是瓶外空氣，衆生是瓶內空氣。佛爲佛衆生爲衆生者，祇因一層極堅且厚之玻璃質心垢爲之隔絕也。密宗行人，以大菩提心爲因，并得金剛上師心傳密法；以我之三密，與佛之三密感應道交！恰如用大鎚將一層堅固玻璃質心垢擊成粉碎；立使瓶內空氣與瓶外空氣融和交通；故得卽生証佛。顯教行者，則無擊碎玻璃瓶之大鎚，須漸漸用沙或布摩擦；何時將瓶磨穿，何時方能使瓶內外空氣會合；若使其全瓶粉碎，全體畢露；則非日久功深，不能爲力。

問七：玻璃質心垢，是否就是我字造成之業障？

答：是的是的，心垢就是由我字造成。我字就是私心，就是衆生心，就是業障，就是無明，就是衆生長夜輪迴之禍根。如能將我字完全掉除，便如將玻璃瓶擊成粉碎，就是斷無明乃至証佛果。

問八：我字就是無明，已蒙上師開示。何以密法中有降伏法門，豈非

我字作用？

答：顯教祇能勸導衆生；如衆生真不聽話，祇有不理他之法。密宗則有降伏法門。因密宗之理，是聽話衆生，卽喜喜歡歡度化；不聽話衆生，卽現金剛忿怒相度他；再不聽話極剛強不講理之衆生，更現金剛大忿怒相度他。有多大之魔力，卽用多大金剛法力，降伏他度脫他。譬之爲父兄者，對於不肖子弟，先行教訓；教訓不聽，卽發大忿怒打罵他；迫令子弟作好人，均出自至誠之慈悲心。完全爲衆生，并非爲我，於我何有哉！但妄作非爲，任意用事；則一念之差，便成邪道，便是整個我之作用！密宗行者，不可不辨。

問九：密宗卽生証佛之理，已蒙開示。但不知一般男女居士，修密宗者亦可卽生証佛否？

答：可以可以，一切唯心要緊。密宗行者，不論男女在家出家，均可成佛。其關節在於不可一時忘失菩提心！如念念爲己，事事爲己，便是衆生心。如念念爲佛爲衆生，事事爲佛爲

衆生，便是大菩提心。康藏喇嘛卽生成佛者固多，居士卽生証佛者亦不少。因居士無人供養，常存自己修持不及喇嘛之慚愧心；有此慚愧心卑下心，便易成佛！喇嘛真有修持者，固當別論。一般普通喇嘛，則常受人供養；易生我是喇嘛，我是衆生之母，應受衆生供養之自是心自慢心。有此貢高我慢心，便易墮落！

問十：居士修密，亦可卽生證佛；但不知須修持若干年，方可成就？

答：此在乎行者精進與不精進虔誠與不虔誠耳。如悠悠忽忽，不自努力；且存懷疑畏難之心！縱修百年，亦屬枉然！若是大根器勇猛精進一心不二者，有數月或半年二年得成就者，亦有二、三、五年或六、七、八年得成就者。縱根基稍劣，祇要精進不怠，毫不生疑者；最遲修持十年，亦可成就！若根器既屬庸劣，修持又無恒心，亦可種個成佛之因；來世或二三世多世後，因緣成熟，亦可成佛。最要緊者，對於佛法不可生疑心與毀謗心！！

問十一：密宗行者，不論在家出家，均以菩提心爲主；但不知應如何

發心，方可稱爲大菩提心？

答：密宗行者，第一須發大菩提心。蓋發心爲因，証佛爲果。有多大之因，卽結多大之果。密宗行者之大菩提心，卽安樂利益無餘有情界衆生！視十方衆生，猶如自身！猶如慈母之愛子！普願十方衆生一切業苦，均歸我代受。我一切功德，均普施十方衆生。衆生都去成佛。我願入地獄爲衆生受苦。衆生都成佛，我方成佛。視成佛與入地獄，并無差別。一切爲衆生。不爲自身。觀世音菩薩地藏王菩薩之誓願如此。若如此發心，便是大菩提心；便與觀音等誓願相合。我卽是觀世音，卽是彌陀，卽是十方諸佛。其餘發願，看普賢菩薩十大願王，便知詳細。

問十二：密宗行者。於作課持誦密咒時，應如何觀想？其功德爲最大。

答：修金剛法者，持誦咒語時，觀想本尊一切功德均賜給於我。我卽本尊，本尊卽我；如水入乳，無二無別。課畢，仍默想本尊功德均已賜我，我卽成爲堅固本尊；再將請來本尊送

去。如此修持，是爲大密宗——功德亦大。日久功深，我與本尊合而爲一，便能卽生証佛。至修小密宗者，在作課時將本尊請來，課畢又將本尊送去；人爲人，佛爲佛；生佛不能合而爲一，故功德小。

問二三：修顯教淨土。與修密宗淨土之功德如何？

答：修顯教淨土；如功德稍淺，往生品位不高；則在蓮華中，如處胞胎；蓮華一日不開放，卽一日不能見佛；何時華開，何時方能見佛。如修大密宗淨土；則我卽佛，佛卽我；是心是佛——是佛是心——蓮蓮花都不要，故能卽生証佛——總之顯教淨土，平時修持，人佛分而爲二——故功德小。密宗修持，人佛合爲一致——故功德大。

問答一四，闕。

問一五：密咒不可思議功德，須如何祈禱？方易得到感應。

答：修金剛法，一切所求，無不立有感應。其難於感應者；不在佛之不靈，唯在心之不誠耳。

。如祈禱之心，能如青年婦女頭髮燃火時，一心救撲頭燃之心以求之，則千求千應萬求萬感矣。蓋青年婦女，視頭髮爲唯一之美麗裝飾品，愛頭髮如同生命，故其救頭燃之心最切。若年老婦女，則凡心漸退；重視頭髮之心，已不及青年婦女之切；故其救頭燃之心，亦恐不及青年婦女之誠懇矣。

問答一六，闕。

問一七：持咒之人，常有護法神護身否？

答：凡學佛人，祇要學得一個阿字，便有無量護法神擁護，何況持誦真言。密宗行者，如法誦咒，常有無量善神天龍金剛密跡，常隨護衛，不離其側，如護自目。卽以散亂心持咒，亦有無量金剛及其眷屬晝夜隨護；不令魔王得其方便。唯行者道功未深，苦未能自知耳。

問一八：在不潔淨之處持誦佛號或密咒，不知褻佛否？

答：有淨垢之分者爲衆生心，佛是無垢無淨無差別心者。人間不潔，莫如廁所；廁所內種種

含識，均是衆生；如說廁所不潔，不能誦佛持咒；則各種濃血屎糞地獄，較廁所之穢更甚；佛菩薩又何能入地獄度衆生耶？總之發心小者，有垢淨之分；發心大者，無垢淨之別。唯護法咒，則禁忌甚多；此又不可不知也！

謹案：此爲行者於不得已時方便權說，勿習以爲常！若在平時，境淨者心亦易淨！

問一九：如未經盥洗，手口不潔，亦可拜佛持咒否？

答：與上項所答之理由相同；舉一隅，其他三隅亦可反証。總而言之，密宗行者，行住坐臥，佛不離心！心不離佛！不可片刻忘失菩提心要緊！！

問答二〇，闕。

問二一：密宗戒律，應如何守持？方不犯戒。

答：密戒很多很多，稍不經心，卽易觸犯，單簡言之，密宗行者，諸惡莫作！衆善奉行！念念事事爲善！無一念一事爲惡！念念事事爲佛爲衆生！無一念一事爲自身！便是守戒。如

一念不生，念無念念！事無事事！修無修修！証無証証者！方爲真持密戒。

問二二：密宗行者，普爲衆生祈禱消災延壽，亦是大菩提心否？

答：爲善道衆生及自身冤親眷屬求消災延壽則可。如爲惡道衆生求消災則可，求延壽則不可。譬如爲牛馬畜生地獄道衆生祈禱延長壽命，適以延長其苦惱也。

問二三：密宗行者，如蒙佛加被，得有感應，亦可對人說否？

答：如修得感應時，向師父或同受灌頂傳法之同道求印証而說則可！向外人說則不可!!!蓋密宗之理，乃持誦佛咒，卽心心與佛相暗契！能令我之三業，卽同本尊三業一樣！故易於感應。如向外人說，則恰如未開之水，時時將壺蓋揭開：熱氣走散，水更難開矣！

問二四：密宗境界如何，可得聞歟？

答：密宗境界不可說不可說！全視行者心証功德之深淺。金剛般若波羅密經，就是密宗境

界！

問二五：密宗分佛部，蓮花部，金剛部，寶部，羯摩部，五部，而五部又分無量法門；居士修密，應專修一法，抑兼修多法爲宜？

答：有爲密宗法師之大願者，必須博通各種經典；更須兼收多法；且要自心求証！！方有法師資格！！否則不必貪多務得。專修一本尊，易於成就。譬之世間法，精一藝較易，精多藝則難。其實佛法一法通則萬法通！！專修一法與兼修多法之功德并無差別！！

謹案：喜談神異與貪多法者，應將此二條書諸紳。

問二六：凡修佛者，道功愈深，魔障愈重；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也。密宗行者，應如何修持？方可避免魔事。

答：密宗經典，皆說密咒能離魔怨。又說十地菩薩，尚須以咒護持，何況凡夫。修金剛法者，一心在心上作功夫！心魔不生，外魔不感。不問魔與非魔佛與非佛！魔來不管他！佛來

亦不管他！自無魔事。如魔來生懼怕或喜愛心，則使汝愈懼怕愈喜歡之魔愈來愈多。一念不生，是降魔秘訣！如真有魔來，魔亦衆生，應存大悲心，不可一時忘失菩提心！持誦彌陀觀音真言，消滅其罪業，令其懺悔皈依爲金剛眷屬。如蓮花生大士無量眷屬，均邪魔外道所皈依者是也。至金剛咒，非萬不得已時，不可輕用！蓋此咒有不可思議威力；如誣聲重念，任何天魔，立即粉碎；即微聲輕念，大魔可逐，小魔亦成齋粉；殊於菩提有礙。最好魔來時，行者不起一念，一心將自己觀想彌陀，將魔觀想爲觀音；則魔亦成佛矣。

問二七：修西方淨土者，命終時如蒙佛菩薩接引，固可大胆往生。但聞有邪魔幻化佛菩薩身，前來冒充接引者，則將何以處之？

答：命終時佛來接引，即大胆往生！如反疑爲邪魔幻化之佛身，無異就是謗佛。任何邪魔，亦無幻化佛身之功德！那有可疑之事。

問二八：密宗行者，如平時修持彌陀大法，功未純熟，或有未蒙傳授

此大法者；乃忽得急病，命終之頃，不能如法觀想；專觀想上師，亦可往生淨土否？

答：爲顯教師父者，祇要博通經典，便有作法師資格。密宗若以嚴格論，非自己既修証成佛者；不可爲人師父。故觀想上師，與依彌陀法觀想之功德相同。但須一心將上師觀想在頭上，（平時修觀想爲坐式，命終時觀想上師爲站立式。）必可往生！如觀想在對面，則轉生於人道矣！

謹案：此上師必已成佛者乃合格。

問二九：密宗之理，異乎尋常，往往起人懷疑，甚或被人反對者；其原因可得聞歟？

答：佛學藏海汪洋，莫測深廣。凡顯密經典未曾徹底研究及修持者，每易發生事理有礙之我見。此外各人之宿根與因緣，亦有甚大關係。從前有一喇嘛，是具雅達賴祖師弟子，係我

之同門師兄；修持很好，道行甚高；一般師兄弟及其他有道行之喇嘛，均承認他已經成佛；師父亦說他已經成佛，他自己亦自信已經成佛；獨我一人總是懷疑。我乃將懷疑心理，寫問貝雅達賴師父，求其解釋。師父對我說：「此是汝與師兄二人以前未曾結有因緣之故，可求汝師兄傳汝一法結結緣。」我乃誠心求師兄傳我一法。自傳法後，懷疑心理立時冰釋。我即確確實實信仰師兄已經即生成佛。可見因緣亦很要緊。我與師兄倘有如此懷疑之事，安能必使一般人對於密宗不生懷疑。既有懷疑，則愈疑愈多；自然由懷疑進而反對佛法，或毀謗佛法。因反對與毀謗佛法，故有六道衆生之廻輪，乃有娑婆世界之存立。不然，如衆生都信佛，則境由心造，娑婆世界就是極樂世界，并無差別。故學佛人不論學顯學密，均要從斷疑生信入門！密宗行者，更要有深信心！不可忽信忽疑、忽疑忽信、信疑參半、的修佛！蓋信心與疑心，就是佛與魔之出發點！毫釐之差，就成千里之謬。唯信由心生，疑亦由心生；故佛是爾心中之佛！魔亦爾心中之魔！

問答三〇至三四，闕。

問三五：密宗供養功德，如何爲最大？

密宗由淺入深，由小而大，約可分爲四部；故供養法很多很多。小密宗以莊嚴佛堂與珍美供品爲供養，因此可引起行者之喜慰心、深信心、虔誠精進心，以及其他見者聞者之恭敬心、隨喜心、信仰密宗心，故功德亦很大。至大密宗供養，則無甚莊嚴之佛堂與甚精美之供品亦好，有甚莊嚴之佛堂與甚精美之供品更好。其供養法約分爲三種：（一）將十方地水火風空爲供養，謂之外供養。（二）將自己身體生命妻室兒女家中所有金銀財寶什物器具，以及十方衆生之身體生命金銀財寶什物器具爲供養，謂之內供養。（三）孝順父母，恭敬師父；深信密法，毫不生疑；虔誠精進，永無疲厭；六度萬行，平等普度；守持密戒，毫不違犯；片刻不忘失菩提心；衆生苦惱，我願代受；一切功德，回向衆生；以此供養，謂之心供養。一切供養，心供養爲最！至於無上密宗，則我是佛，佛是我！是心是佛！是佛是心！人法皆空，心境俱寂！真心本淨，法爾常恒。有佛堂有供養亦好，無佛堂無供養亦好。若以供養日期而言，則夏曆每月初八日，爲一切男佛菩薩金剛普度衆生之紀念日；男人於此日，任何物品皆可爲供，功德最大。每月十五日，爲一切男女佛菩薩金剛佛母普度衆生之大紀念日；男女於此日，任何物品皆可爲供，功德最大。每月二十五日，爲一切女

佛菩薩佛母普度衆生之紀念日；女人於此日，任何物品皆可爲供，功德最大。又此三日及平日，不論男女，供養功德都大。

問三六：密宗灌頂大法有幾種？其灌頂功德如何？又參加灌頂之人，有無限制？

答：灌頂法很多很多。簡單言之，約可分爲大灌頂、學法灌頂、觀想灌頂、結緣灌頂。但各種灌頂，功德均相等，并無差別。至灌頂功德之大，不可思議。凡修金剛法者，如未經上師灌頂，卽不能入壇修道。譬如往年國家立太子爲儲君，卽爲將來承襲皇位之候補人。密宗灌頂，卽將凡夫一手提升爲佛子！將法權交給佛子！灌頂後之身口意，卽佛之身口意。事上雖未成佛，理上已是成佛！卽佛門之候補佛，猶如太子是候補皇帝一樣。諸佛菩薩，都是慈悲普度衆生；故灌頂時，除必要之灌頂外；無論何人，均可參加灌頂，并無十分限制。唯護法灌頂，則諸護法因地土之誓願不同，不能普通參加，須有一定限制。

問答三七，闕。

問三三八：密宗行者，如閉關修法，有何注意事項？

答：閉關方法很多很多。居士可行方便閉關。其注意事項，約畧如下：（一）進關之日，須在黃昏鳥鵲歸巢之後。（二）出關之日，須在天明清晨。（三）關內供養，隨力具辦。行者食肉茹素，看修何法爲主。如不方便時，亦可隨便。但茹素者，不可存我茹素無罪他食肉有罪之心。（四）未進關之前，須預定接見或談話之人。不在預定內者，到閉關時，任何來人，概不接談。此是一心不二之理。（五）預定閉關所修之法。進關後，不可隨意變更。此亦爲一心不二之理。（六）閉關日期，預定者不可減少。例如預定閉關一星期，必須滿足七日。到第八日清晨，方可出關。如能超過預定日期更好。蓋密宗之理，必須修持滿足，功德方大。如顯教所用念珠爲百單八顆，密宗所用念珠爲百單十顆之理相同。（七）要發大菩提心。我是爲衆生修法，非爲自身修法。肉體是臭皮囊；苦爲衆生苦，病爲衆生病，死爲衆生死；一切功德，均回向衆生。（八）顯教閉關，難免不有魔事。密宗以大菩提心爲因，又有密咒不可思議威神功德；諸佛菩薩金剛護法周密擁護，如護自目；不至惹魔。如有佛來或

2

046612

046612